

★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天高云淡,秋风习习。一天上午,笔者走进北京西山八大处某部干休所,碰巧遇到这个所一个党小组在开党小组会。在走廊里就听见吵架般的声音,似乎火药味很浓,再细听内容又让人感觉很温暖。每次党小组会,三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兵都是主角,发起言来像战争年代打“机关枪”一样嗓门大,一波接一波,停都停不下来。几十年风霜雪雨,一路坚定地跟党走,支撑老红军强勇和老八路赵凤朝、尚继辰这三个老兵前行的动力,就是他们入党时的初心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心有所信,才能行远。时光回到1934年6月,年仅11岁的强勇参加了红26军红3团少年先锋队,成为一名“红小鬼”。1939年2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强勇就坚定了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的初心和信仰。1937年9月24日晚,14岁的强勇随部队冒着大雨急行军开赴平型关,准备在那里伏击日军。他当时担任团里的司号员,紧跟在团领导身边,随时听候命令,吹响冲锋号。第二天拂晓,日军进入了强勇所在部队的伏击圈。这时,团指挥员命令他吹响冲锋号。强勇毫不含糊,用全身的力气吹响等待已久的冲锋号。战友们在冲锋号的激励下,纷纷跃出战壕和日军展开激烈的拼杀,把日军打得七零八落,狼狽不堪。激战到傍晚战斗结束,全歼了敌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

每次提到这一仗,强勇总是那样动情。这一仗,强勇所在的115师充分发挥了夜战、近战、山地战的优势,打出了名气,打出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风,更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千千万万个像强勇这样的爱国青年喊出了郁积已久的心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在以后的烽火岁月里,强勇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战斗里成长。他先后参加了广原战斗、汾离公路战斗和滨海战斗,荣获三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战争年代,强勇多次受伤,但他轻伤不下火线。哪怕战斗再残酷,条件再艰苦,他都英勇顽强地和战友们一起并肩战斗。和平时期,他历任各级领导,虽然岗位和职务不断变化,但他入党时的初心不变。1981年,强勇从原北京军区装甲兵技术部顾问岗位离休。强勇离岗不离党,离休不离志,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担任了多家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义务为中小學生讲传统、作报告。前不久,他在病重住院期间,还用颤抖的手给山西吕梁革命老区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一篇传统教育的讲稿。强勇原本计划在开学后,要亲自去给孩子们讲这一课的。现在身体情况不允许了,只好用写信的方式,与孩子们沟通交流,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将来努力建设祖国。

和强勇同在一个党小组的八路军老战士赵凤朝,同样有着刻骨铭心的战斗经历。在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中,赵凤朝所在的晋察冀军区第3纵队第12旅31团,是从石家庄西部向市中心进攻的,目标直指大石桥国民党守军指挥所。

石家庄国民党守军工事坚固,一时很难突破。巧合的是,和强勇一样,赵凤朝当时也是团里的一名司号员兼警卫员。不一样的是,他一般不吹号,主要是通过电话传达团领导的命令。这位当时只有19岁的小战士,战斗打响后传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通知部队用面袋子上装炸药,炸掉国民党守军

的铁路网。接到命令的我军战士们一个个从掩体内跃出,把一个个装有炸药的面袋子扔向敌军的铁路网。随着一声声爆炸,一段段铁丝网被炸开。赵凤朝和战友们越打越勇,一直沿着石家庄的中山路打到了火车站附近,包围了位于火车站附近的正大饭店。当时,在这个饭店的大楼内约有国民党守军的一个营与我军负隅顽抗。团长让赵凤朝通知炮兵连打它几炮。不一会儿,几发炮弹炸过之后,敌军就从窗户内打出了白旗,扔出了枪支,百十个人全部缴械投降。

激烈的巷战打得异常艰苦,赵凤朝和战友们继续向大石桥方向进攻。作为党员骨干,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当他所在的团打到大石桥时,敌指挥官刘英已被我友邻部队捉住了。赵凤朝亲手将血染的战旗插在了大石桥上……军旅生涯中,他参加大小战斗几十次,用勇敢的冲锋守护了自己的初心和崇高的使命。

与强勇、赵凤朝相比,老八路尚

继辰的经历似乎更具传奇色彩。在解放张家口战斗中,尚继辰所在的部队被国民党军挡在了位于张家口东南方向的河边上。三次打过洋河,又三次被敌人打了回来。第四次,依靠夜色作掩护,尚继辰和战友们边打边冲,蹚过零下30多摄氏度的冰冷洋河,切断了国民党35军逃回北平的退路。当时,尚继辰便立志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49年4月20日,在攻打太原的战斗中,尚继辰已经成为一名党员了,还提了干,担任师机关的通信参谋。当他所在部队打进太原城后,因为电话联系不到从太原西门打进去的友邻部队,师长命令他去通知友邻部队会合的地点。尚继辰完成任务返回部队途中,遇到了被打散的国民党军约一个班的人马,还提着三挺机枪。尚继辰机智果敢,掏出一枚手榴弹大声命令这七八个国民党兵投降,这些人被吓愣了,没敢反抗就乖乖地举起了双手……事后,师领导对他的英勇和果敢大加赞赏,他还因此立了战功。这段战斗经历,也一直激励着尚继辰不断前行。1950年10月,他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荣立了二等功。1986年5月,他离休后住进了干休所。

党小组会上,三个久经沙场的老兵,虽然发言“火药味”十足,但其他党员都愿意听他们讲战斗的故事。几十年峥嵘岁月,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他们互不认识。巧合的是离休后,这三个老兵都分在了一个干休所、一个党支部、一个党小组。老红军强勇担任校外辅导员忙得不亦乐乎,每次讲传统,强老都要把吹响冲锋号和小日本拼刺刀的这段故事讲给学生们,讲给部队官兵、讲给社区群众,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赵凤朝结合自己的战斗经历,收集了大量图片资料,编写的《红色征程》《三角阵》等3本红色教育书刊,在干休所、驻地部队、中小学校等单位广受欢迎。干休所的赵书军所长介绍说,受赵老的启发,他们号召全所59名离休老干部,人人都把自己的战斗故事写出来,由所里统一编排、印刷,集结成《红色档案》和《气势如虹》两本传统教育教材,供官兵学习。喜欢书法的尚继辰,离休后参加了老年大学书法绘画培训班的学习,练就了一手好的行草。丰富多彩的离休生活,让三个老兵更加充实快乐。

遗憾的是这次党小组会后不久,97岁高龄的老红军强勇走完了他平凡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对于强老来说,他的生命将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时间。以后没有了强勇参加的党小组会,虽然显得不够热闹,但赵凤朝、尚继辰充满激情的发言,依然闪耀着初心的力量。信仰的光芒,朴素的话语里有热情、有坚守、有牺牲,更有忠诚。

几十年里,三个老兵不知参加过多少次这样的党小组会。老红军强勇是三个老兵中党龄最长、军龄最长的。80年的党龄,初心和使命早已融入他的血脉,化作永恒。尚老和赵老也都是有着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们一直保持着党员的冲锋姿态。

干休所政委孙玺告诉笔者,每次他们都会把干休所的工作人员组织在一起,参加各个党小组的活动,听听老前辈讲讲传统,回望初心。最近,干休所老所改造,盖起了新楼。那些转战南北、久经沙场的老同志都住进了宽敞、舒适的新楼房,日子越过越红火。

赵凤朝、尚继辰自豪地告诉笔者,强老虽然不在了,但他们的党小组会还要继续开下去。他们现在无比期待着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个伟大庄严日子的到来。到时候,他俩要替强勇老大哥向国旗、军旗敬一个老兵的军礼。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守岛(外一首)

■ 禹 农

眼前的一切比远更远远
凭眼力 把船变大 也能把船变小
而盼望一艘船靠岸
常常是两三个月

阳光里有云的味道
我们喜欢
白云飘过时投在海岛的影子

夜晚 星斗悬挂着
错落有致的风铃
我们的小岛也被悬挂在夜空中
在耳畔 海浪的鼓声
倾诉着海的浩瀚

天蓝和海蓝消融了时空
模糊了天际分界线
我们每天走着绿色的队形
升起五星红旗
不用定位
祖国知道我们的位置

月光

五千多米的高山垫在脚下
手能摸得着月亮

雪山绵延我们的目光
星辉从这里倾泻在祖国的上空
如节日绽放的烟花
镶嵌着繁星的雪山不是一幅冷冷的画

群山的手指借助风势
弹着强劲的旋律 昼夜不停
我们与五星红旗一起
屹立在高高的国门 像紧绷的琴弦

在不长一棵树的地方
踩着月光下的碎石
脚步发出的声响
如同跌到
家乡梧桐树飘落的叶子

对着月亮看圆缺
看见妈妈还在一遍遍叮嘱
山上天寒风大 别受凉

其实 一年有两百多个日子
看不到 被浓雾遮住月亮

以雪山为证 我们相信
在背后的大地上
月圆之时 我们的国 我们的家
洒满了宁静的月光

高原写意(外一首)

■ 若 寒

如果说水乡是江南的风韵
高原 那就是北方的象征
天空撒洒着充足的阳光
没有养料和水分的高原在艰难成长

旋转的岁月在大地的脊梁上翻滚
碾下一些季节的车辙
宛如历史的视线 沉冗而漫长
高原 在漫步中延续着某种文明

北方的情绪在高原与平原的柔缓间
细心交流 在这里
无数株白杨冲破戈壁的荒漠
成长为浩荡的屏障
质朴与繁华交织为高原现实的图案
遥远的天空洒下些单纯的祈望
雪还没有融化 而高原
那蓬勃的情感已经开始萌动

关于北方的吟唱

北方高原上一望无际的麦浪
在山峦间倾泻
在大雁的长鸣中
最后一次拔节
于永恒中息 渴望中绽放

那是祖先的血液
在我的体内汹涌流淌
故乡的山歌里
我所能洞悉的
不是播种 也不是耕耘
而是北方那彪悍而宽广的
坦荡而无私的胸膛

秋天的最后一缕阳光
在父亲的汗滴中缓缓滚落
幻化为五彩的童话
衍生为我关于北方的狂想

父母的背影

■ 叶宗泰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窗外,一场声势浩荡的大雨正用力地抽打着地面。雷声响过,那雨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断地往下落。从远处看去,车辆、街道、楼房都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我思绪万千,无法安然入睡。

我联想到,那年夏天,自己将打算参军入伍的想法告诉父母时,也是这样一个大雨滂沱的傍晚。

院子里各种花草的叶子上都结满了晶莹的水珠,雨珠顺着小草的茎滚落下来,迫不及待地钻进了泥土的怀抱,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雨水混合的浓郁芳香。此时,父母正忙碌地准备着晚饭。

我准备告知父母我要当兵的想法,望着父母的背影,竟然无法开口,浑身上下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现在回想起来,那算是我第一次为自己心中的梦想跟父母郑重地谈话。吃饭时,我故意装作漫不经心,“嗯,我想报名去参军试试。”看似简单的一句话,深深地牵动了父母的心。

我注意到,父亲的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母亲在夹菜的过程中也不由自主地放慢了动作。就这样,停顿了好一会儿,父亲的话才打破了这份尴尬的沉默。他说:“你有自己的想法,我感到很开心。现在,你也成年了,我尊重你的想法。不过真要到了部队,你要谨言慎行,不要像以前那样横冲直撞了。”母亲轻轻地说:“你真的想好了吗?当兵,还是挺辛苦的。”这时的我却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晚,一家人都陷入了沉默和思考中。

浣衣之美

■ 李明官

捶棒落处,浣汰拂拂,当在薄雾轻笼的黎明、凉月初浸的向晚,抑或炊烟渐起的正午。

我们村四面环水,绕村的河道斗折弓曲,临河的大小码头,星罗棋布。清流濯衣,码头作台。当斯时,撩水声、揉搓声、拖拽声、捶拍声,间以盈盈笑语、喧喧嬉闹,糕营的声浪犹如一条奔腾的襟带,自遥遥的河湾逶迤而来,拭拂之下,整个村庄顿时鲜活生动了起来。

这是怎样的一种遥远而又临近、缥缈而又切实的天籁之音啊。

其实,盈耳的浣衣之声,从历史长河的源头流布而下,一直萦回在我们心底,不曾离开。归之于日常,又有多少与时光一起苍老的手,揉搓去衣裳上沾染的岁月风尘。古人谓,处暑中,向秋节,浣故制新。即是处处暑到重阳节,把旧衣服洗濯干净,添制新衣。

母亲昔年于后大泊汰洗衣服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那是一个呈倒八字的大码头,供村后二十余户人家上下。斜斜的河坡上,碎砾瓦砾遍陈,甚至波及临水的浅滩,压住河水下的浮泥,不使浑泛。其实那时属于大集体时代,生产队天天组织劳力扒河泥积渣沷塘造基肥,在河中洗澡时,一脚下去都是硬僵僵的黄板泥。那时的河水秋冬清冽,春夏润盈,令人倍觉亲切。也许母亲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这样的画意诗情,对于一个终日稼穡和操持家务的农妇,太过奢侈。她只是将略显凌乱的额发,出大门,过仄巷,穿过一片杂树林,沿着一堵矮矮矮墙,于晨昏时分,拎着一桶脏衣服,扶根捶衣棒在路肢窝,风风火火赶往屋后的码头。

记忆里,母亲惯常用的是一根桑木捶衣棒。汰捶经年,已磨碾出木头的本质;于鹅黄中晕染出橘红。甚而那一圈圈年轮,也在累月成年的槌起槌落中,一如写意的线条,愈加清晰地逼入我们眼帘。捶衣棒扬起,落下,周而复始,寒来暑往,晨昏交替。母亲尤喜凌晨汰洗衣服,说是经过一夜的澄清,泥沙沉淀,叶屑淤岸,水净洁白,于浣汰最是相宜。

那时,都是一些粗劣的棉织衣服,回纺布、劳动卡、灯芯绒什么的。的卡的,确良已经是很精贵的衣料了,不是一般人家能承受得起的。我们家仅有的几件稍微像样的衣服,都是父亲的。母亲总是先把这些衣服拣在一边,打匀肥皂,用手轻柔搓揉,小心翼翼。等到肥皂沫渐渐少了,母亲便蹲到榆木码头的顶端,把

征兵、体检、政审、家访……那个夏天是紧张而忙碌的。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如愿地踏上了梦寐以求的军旅之路。清楚记得走的那天是凌晨三点。喧嚣的站台上,聚满了将与和我一起出征的兄弟们。大家既激动又兴奋,仿佛自己即将上战场一样。我还记得母亲在一旁不停地叮嘱我,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一定要与战友们和睦相处,一定要记得给家里写信打电话……而沉默的父亲则在一旁不停地抽着烟。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马上就轮到我这批兵上车了,父亲帮我提着行李,催促我赶快上车。等坐上车一切安顿好后,我便向窗外的父母拼命地招手。此时的母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两行泪滚落下来。不善言辞的父亲也红了眼眶,这大概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

列车缓缓前行,我在人群中拼命地捕捉着父母的背影,眼前却只有一片模糊。那一瞬间,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泪流满面。那个夏天,短短几十天里,父母似乎老了很多。我脑海里,翻滚着想象中的画面。母亲的背微曲着,正低头哭泣着,而父亲的手缓缓地搭在母亲肩上。那一刻我感觉自己长大了,我暗暗地攥紧拳头,下定决心到了部队一定要好好干,不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

小时候,望着父母的背影,总觉得高大无比;少年时,望着父母的背影,觉得严肃无比;成人后,望着父母的背影,觉得心疼无比。不同时期,父母的背影给我不同的感受。但无论如何,只要想起他们的背影时,心底总会涌起一种归属感亲切感。

如今,我已入伍四年有余。那天晚上,父母送我远行时的背影,刻录在我的记忆深处,渐行渐远;而我也在朝着心中的梦想,不断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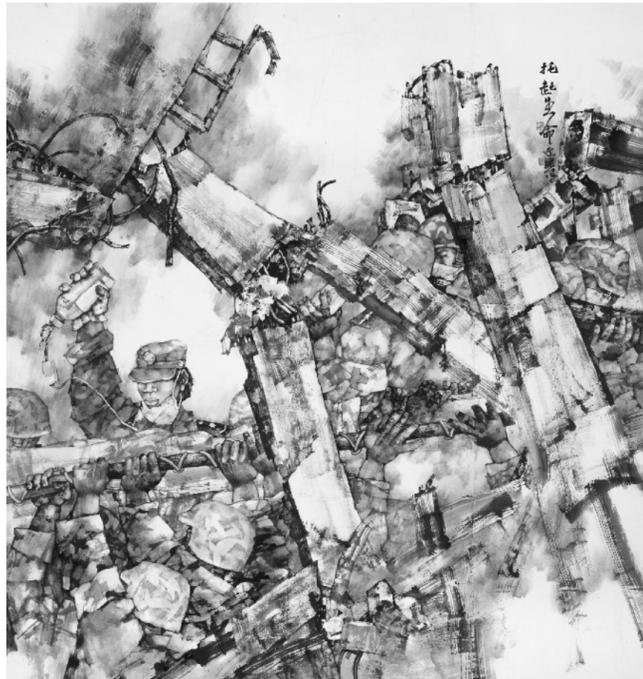
衣服拖浸在河水里,来回拂拭,直到清波中不漾着一星半缕泡沫才罢手。我们那些粗针大线的衣服就不会享受这种待遇了。母亲总是一股脑将桶里的衣服倒堆在码头板上,然后,几件一叠,迅疾地打擦一遍肥皂,捂上一小会,以手辟水,边擦边抡起捶衣棒,过顶,然后重重落下。啪啪啪,啪啪啪,水花四溅。原始质朴的劳动之美,于斯尽显。

在一下又一下闷钝的捶衣声中,一线曙光从天边泛来,天色渐渐明朗了。遥远的河湾处,传来清脆的拨篙撑船声。一滴鸟语从高高的树梢滑落,谁家的木质房门吱呀而开。新的一天开始了。清贫的生涯,却充盈着本质的芬芳、平和、安逸,从容。再过一会,鸡鸣犬吠,蹒跚拍翅,人家烟囪里青烟袅袅,山芋萝卜的清香在巷子里回旋。性急的汉子已按捺不住,随波逐流而去,清清爽爽,和做人一个道理。

在河北岸临桥的麻国璋家码头洗衣,还能捡到便宜,盖因其庭院西南角,有一乔木,乃皂角树也。浣衣人常常近水楼台先得月,一竹竿鼓捣,狭长的皂角纷纷掉落,青绿的、黑褐的、新生的、陈年的,都有。用了衣棍,一顿密集的捶拍后,下来不少汁液,倒是能节省小半块肥皂呢。

古今生产生活习性的一脉相承,令人叹为观止。《礼记·内则》曰:“冠带垢,和灰请漱;衣裳垢,和灰请浣。”作为一种去污除垢的植物碱,草木灰水在上古被普遍用于洗涤衣物。净则净矣,但它对布帛的损伤亦是致命的。故《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云:“蚕事未起,命缝人浣冬衣,初复为袷。其有羸帛,遂供秋服。”下有贾思勰按:凡浣故帛,用灰汁则色黄而且脆。捣小豆为末,下细筛,投汤中以洗之,洁白而柔韧,胜皂荚矣。古人尝以萱草豆皮类浣衣,其实是一种浆洗,想来真是低碳环保。所谓编衣茹蓆,麻衣如雪,或有浣汰之功。

而今,古风远去。然而,浣衣之美、母爱之深沉,依然存于记忆深处,偶起涟漪,似波光閃动。



长征

第四六二六期

张道兴作

